

徐
元
选
编

历代禽言诗选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徐元选编

历代禽言诗选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.....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禽言诗选/徐元选编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
2002. 11

ISBN 7-80518-724-X

I. 历... II. 徐... III. 古体诗—作品集—中国
IV. I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54460号
.....

历代禽言诗选

徐 元 选 编

出版发行	浙江古籍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)
责任编辑	肖尚兵
封面设计	吴张青
激光照排	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	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50千
版 次	2002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2100
书 号	ISBN 7-80518-724-X/I·412
定 价	1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禽言诗是我国诗歌史上众多异体诗中一种十分特殊的诗体。所谓禽言诗，《辞源》解释说：“以鸟名象声取义，用以寓意抒情。”以禽言入诗，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。有的学者认为《豳风·鸛鸣》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禽言诗。这首诗共四章：

鸛鸣鸛鸣，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。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闵斯。
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繆牖户。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。
予手拮据，予所捋荼，予所蓄租，予口卒瘁，曰予未有室家。
予羽谿谿，予尾綯綯，予室翘翘，风雨所漂摇，予维音哓哓。

这首诗用母鸟的口吻诉说自己养育子女、修筑窝巢的辛勤劳苦，恳求鸛鸛（猫头鹰）爪下留情：“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。”诗的主旨则众说纷纭。《诗序》说：“《鸛鸣》，周公救乱也。成王未知周公之志，公乃为诗以遗王，名之曰《鸛鸣》焉。”以为是周公东征平定管叔、蔡叔的叛乱后，寄给成王以表心迹的寓言诗。明代学者茅坤《读〈鸛鸣〉》一文，则以为这首诗是周公为避管叔、蔡叔的流言诽谤，返居于东鲁时所作。“故诗之所言，大较托鸟之营巢鬻子，极其艰难勤苦，所以自喻服劳在位，保定国家之忠，而卒为鸛鸛之所破，……此其忠愤而哀鸣之辞也。”（见《茅鹿门先生文集》）近人陈子展也以为诗中把

2 历代禽言诗选

鸱鸃比作叛乱者，“全诗假托一只辛苦筑巢的小鸟说话，寓言自己怎样小心深忧，勤劳痛苦，都是为了巩固王室”（见《国风选译》）。也有人认为“诗人以鸟筑巢养雏，历尽艰苦来代言其穷苦经历，反映他对统治阶级的愤恨”（见唐莫尧等《诗经全译》）。有的学者认为《鸱鸃》诗中抒情主人公是“凤”，鸱凤对立是“殷周鼎革在宗教意识中的折射”，此诗是以凤的口吻，指斥武王伐纣是像鸱鸃干尽了坏事，反映“殷人希望保留其社稷宗枋的要求”（见《文学遗产增刊》第十八辑艾荫范《历史语义考辨：〈邠风·鸱鸃〉本事决疑》）。诗无达诂，尽管说法不一，但这首诗总是借禽言观照社会、抒发作者对世态人情的观感的寓言诗，则是毋庸置疑的。

直接以“禽言”命题作诗的首推宋代诗人梅尧臣。他有《禽言》四首：

不如归去，春山云莫。万木兮参天，蜀天兮何处？人言有翼可归飞，安用悲啼向高树！（《子规》）

提葫芦，酣美酒。风为宾，树为友。山花撩乱目前开，劝尔今朝千万寿。（《提壶》）

婆饼焦，儿不食，尔父向何之？尔母山头化为石。山头化石可奈何，遂作微禽啼不息。（《山鸟》）

泥滑滑，苦竹冈。雨萧萧，马上郎。马蹄凌兢雨又急，此鸟为君应断肠。（《竹鸡》）

每首诗开头一句分别是子规（杜鹃）、提壶、山鸟、竹鸡的鸣声。杜鹃的鸣声像“不如归去”，故又名子规、子归，第一首由此象声取义，寄寓游子思归的心意。第二首由提葫芦联想起“酣美酒”，表达了

隐居林下、饮酒自娱的生活情趣。第三首“婆饼焦”是一种山鸟的俗名。关于婆饼焦的来历，冯梦龙《情史类略》卷十一有记载：“人有远戍者，其妇从山头望之，化为鸟。时烹饼将以为饷，使其子侦之，恐其焦不可食也。往，已见其母化此物，但呼婆饼焦也。今江淮所在有之。”这首诗正是记述了这一令人伤感的传说，并且抒发了孤儿思念父母、婆婆思念儿、媳的悲苦之情。第四首写竹鸡在苦竹冈悲鸣“泥滑滑”，使人联想起行人在风雨潇潇、道途泥泞中骑马跋涉的苦况，诗篇抒发了女子对出门远行的情郎的忧思。

梅尧臣的《禽言》开了历代禽言诗创作的先河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当时大诗人苏轼就用“圣俞体”写了《五禽言五首》，此后刘一止、周紫芝、陆游、方岳、戴昺等均有仿作，就连理学大师朱熹也不例外。元代名家耶律铸、杨维桢，明代名家丘濬、李梦阳、顾璘等都有作品存世，清代作禽言诗者更多，明清还出现了集句禽言诗，直至现当代仍偶有所见。近人马一浮《寓言》诗中写道：“山翁稍解钩辮语，收拾禽言入小诗。”可见禽言诗源远流长，“收拾禽言入小诗”者代不乏人。但至今国内对禽言诗的搜集和研究，似乎还是一个空白。本书的编选正是为了保存这一份宝贵的诗歌遗产，为诗歌爱好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鉴赏、研究的资料。

禽言诗大都是小型组诗，常见的是三、四、五首，称《三禽言》、《四禽言》、《五禽言》，多则有《十禽言》、《禽言十一首》，它们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，具有较高的人民性、进步的思想性和现实主义精神，有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禽言诗的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揭露官府繁重的租赋、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穷困和痛苦。如苏轼《五禽言》之二：

昨夜南山雨，西溪不可渡。溪边布谷儿，劝我脱破裤。不辞脱裤溪水寒，水中照见催租瘢。

苏轼自注：“土人谓布谷为‘脱却破裤’。”这首诗正是由布谷鸟的鸣声“脱却破裤”象声取义，描绘出“不辞脱裤溪水寒，水中照见催租瘢”的鲜明形象。而催租瘢，正如后人所评：“盖催租笞撻之痕”也。又如朱熹《五禽言和王仲衡尚书》之五：

麦熟吟，去年种麦有德音。只今种熟谁快活，种者已卧官墙阴。仁公有政惠存歿，肯使催租更隳突！

诗中那位贫苦农民因为缴不起繁重的租赋，为官府所羈囚、迫害，已经在牢狱墙脚根死去。又如清代彭铨《禽言十一首（集句）》之七：

脱却布裤（禽言），幽鸟自啼檐际树（刘子翬）。踉跄里长敲门来（范成大），县家火急催官赋（戴昺）。老妇勤织尚无衣（徐照），已借蜡钱输麦税（陈造）。妇无复裤且着襦（黄庭坚），贫家能有几尺布（梁栋）？

这首集宋人成句的禽言诗，慨叹贫妇早在去年腊月就已借钱输麦税，如今里长又上门来催交官赋，贫妇辛勤织布，自己却无衣又无夹裤，要想卖布缴纳又能有几！又如元代胡天游《和禽言》之三：“婆饼焦，新妇腰镰孙荷樵。原头麦熟空满垆，丈夫尽赴征西徭。呜呼土铛敲火泪如雨，婆饼不焦心自苦。”慨叹村中男子尽被征发服役，田头麦熟，只能由妇孺下田收割。以上这三首诗都从旧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府催租、征服徭役这两种现象，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本质特征。又如陆游《禽言》四首之四：

堂前捉绩子，力作忘朝餐。鹅黄雪白相照耀，插茅作簇高如山。蠹（蠹）女采桑至煮茧，何暇膏沐梳髻鬟！缫成蜀锦与楚縠，

舞姝缠头不论束。

“捉绩子”是一种鸟名，由“捉绩”谐音“促绩”象声取义，描述农村蚕妇的辛勤劳作，可是她们的劳动成果“蜀锦与楚縠”却被富贵者占有，任意挥霍浪费。诗用对比手法，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。短短八句诗，几乎抵得过白居易的两首新乐府《红线毯》和《缭绫》。

二、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。如元代郭翼《五禽言》之五：

快活快活不快活，茫茫海洋阔。白日枪刀来检刮，风火轰天满街杀。道傍死尸鸦啄腥，汝虽快活何忍鸣。

由快活鸟的鸣声起兴，描述战乱中人民惨遭屠戮、暴尸荒野的景象，使人联想起李白《战城南》中描写的“烽火燃不息，征战无已时。……乌鸢啄人肠，衔飞上挂枯树枝”的悲惨情景。战争带给人民如此深重的灾难，快活鸟怎能忍心鸣叫“快活快活”呢！清代李映棠《禽言八首》以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为背景，其中第三首：

提葫芦，兵勇凶淫“贼”所无。野外早惊无妇女，军中大半有妻孥。提葫芦。

痛斥清军士兵奸淫妇女，讽刺清军江南大营的将官随带妻孥，饮酒作乐。近人魏贻孙的《五禽言》之三《哀壮丁》则揭露国民党政府欺压百姓、强抽壮丁的罪行：

行不得也哥哥，行不得也哥哥，行行又止泪如梭。前夜洞房春如海，今日桥头人如魔。忆昔捶门乡保来，誓声要索壮丁费。典尽珠簪卖尽衣，东移西借望宁事。忽闻赎款仍不成，昨宵避入

平安寺。坟荒月冷北风哀，犹冀时迁重画眉。谁知捆绑穿绳过，行人掩面不胜悲。行不得也哥哥，行不得也哥哥，婆婆年老奈若何！

这首诗不仅写了新婚别，还描绘了勒索壮丁费、捆绑壮丁的场面，重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残酷现实。诗以新娘的口吻写出，真是字字血、声声泪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三、反映民族矛盾及其带给人民的苦难。如明代丘濬《三禽言》之二《行不得也哥哥》，前有小序：“金兵追宋元祐后至章贡，几及之。时人有词曰：‘天晚正愁予，春山啼鹧鸪。’盖言行不得也。”诗仅五句：

行不得也哥哥，十八滩头乱石多。东去入闽南入广，溪流湍驶岭嵯峨。行不得也哥哥。

追述的却是一段重要史实。南宋高宗建炎三、四年间，金兵南侵，一路追捕赵构，窜扰浙东；一路追捕元祐皇太后（哲宗赵煦皇后），侵扰赣西，太后仓皇南逃，至赣州始得安全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载：“南渡之初，虏人追元祐太后御舟至造口，不及而还。”即指此事。宋代潘文虎《哀掳妇四禽言》则是直接描述南渡之初，浙东一家妇女被金兵所掳掠、强迫北行的情景：

交交桑扈，交交桑扈，桑满墙阴三月暮。去年蚕时处深闺，今年蚕时涉远路。路傍忽闻人采桑，恨不相与携轻筐。一身不蚕甘冻死，只忆儿女无衣裳。

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，家在浙江东畔住。离家一程远一程，饮食不同言语异。今之眷聚皆寇仇，开口强笑心怀忧。家乡欲归

归未得，不如狐死犹首丘。

泥滑滑，泥滑滑，脱了绣鞋脱罗袜。前营上马忙起行，后队搭驼疾催发。行来数里日已低，北望燕京在天末。朝来传令更可怪，落后行迟都砍杀。

鹁鸪鸪，鹁鸪鸪，帐房遍野常前呼。阿姊含羞对阿妹，大嫂挥泪看小姑。一家不幸俱被掳，犹幸同处为妻孥。愿言相怜莫相妒，这个不是亲丈夫。

在被掳北行途中还惦记家中儿女无衣裳；叹息有家难归，死后也不忘故乡；途中被催逼、受威胁，姐妹姑嫂间无奈互相宽慰的情景，历历在目。前人评论说：“辞意婉切，读之心伤。”

四、反映游子思亲、孝亲的情思，批判不顾亲子之情、不孝父母的丑行。如朱熹《五禽言》之二：

不如归去，孤城越绝三春暮。故山只在白云边，望极云深不知处。不如归去不如归，千仞冈头一振衣。

由子规的鸣声引起游子思亲之情。诗中巧于用典，“孤城越绝三春暮”句暗用孟郊《游子吟》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句意，“故山只在白云边”二句则化用唐代狄仁杰“白云亲舍”的典故。又如陆游《禽言》之二《拔笋》：

拔笋拔笋，入簣不辞风雨窘。养成会见高拂云，取供口腹初不忍。独持两把慰倚门，慈颜一笑如春温。

“拔笋”是鸟鸣声。这首诗从拔笋供奉慈母这件小事，反映了劳动人

民节俭、孝亲的传统美德。而一些迷恋官场的人却忘记了这一美德。清代邱上峰《五禽言》之四：

子归子归，呼不应，待谁招？倚门倚里望眼遥。徒忆膝前哺乳燕，翅健远颺不还巢。君不见临行绝裾温太真，又不见夺情佩印张江陵。

诗中用了“临行绝裾”、“夺情佩印”两个典故，嘲笑了历史上的两位名人：一位是以“孝悌”著称的晋代温峤，他的母亲不让他外出做官，临走时拖住他的衣襟不放，他却扯断衣襟走了。另一位是明代宰相张居正，父丧守制未满就复职当官。两者都受到当时舆论的谴责。

五、描写家庭关系中的恩恩怨怨，揭露封建社会不合理、不正常的伦理关系。

有一种姑恶鸟，传说是由被恶婆迫害而死的媳妇化成，鸣声像“姑恶”。禽言诗中多用来诅咒凶恶、可恶的婆婆，同情善良、可怜的媳妇。如清代宋杰《禽言诗》之二：

姑恶，姑何恶？圆者桡，方者凿。凿方桡圆动辄错，彼此心肠不自度。姑何恶，妾命薄。

明代张璁《五禽言》之三：

姑恶姑恶，新妇何曾自认错，人家有姑无此恶。姑生女，作人妇。姑不恶，妇则乐。

前者是说婆媳关系如方凿子、圆榫头，两者不能相容，媳妇动辄得咎，只能自叹命苦。后者则劝婆婆设身处地，以心比心，表现了媳妇卑微而善良的愿望。清代江干《分咏禽言得姑恶》则叙述媳妇不堪忍

受恶婆的虐待、投水自尽、幸赖小叔援救的故事：

姑恶姑恶，姑何以恶？姑也不姑能不恶！既名为姑，将顺无违；下堂气下，上堂色怡。不知终日怒何为，刺刺促促肠中悲。姑怒不息我知之，夜半开户投清池。姑子入泥中，泣涕相扶持。牵诣姑谢姑愈怒，并姑子鞭挞之。姑其虎耶其狼耶？虎狼杀者他人子，未闻杀其子。我恐姑恶杀姑子，不忍眼见先姑死。

诗中对虎狼成性的恶婆予以愤怒的谴责，对善良的媳妇寄予同情，对“嫂溺叔援”的传统美德予以赞许。苏轼《五禽言》之五则反“姑恶”之意而用之：

姑恶，姑恶。姑不恶，妾命薄。君不见东海孝妇死作三年干，
不如广汉庞姑去却还。

“东海孝妇”故事见《汉书·于定国传》，“广汉庞姑”故事见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。这两个故事分别反映了媳妇贤惠、婆婆善良、婆媳和睦相处的家庭关系。

后母谗言陷害、虐待丈夫前妻所生的子女，兄长不养育孤弟等情事，在禽言诗中也有反映。如明代林卿《四禽言》之四：

瘦儿瘦儿，我自错，当怨谁。天长地远儿不归，啼声日夜无休期。
吻中流血羽毛摧，人间后母不见之。

明代李梦阳《禽言六首》之四：

瘦儿瘦儿，汝为上留田，汝为尹伯奇。独行哀叫心内饥，日逐绿树啄虫蚁，汝父汝兄宁得知？

“瘦儿”是鸟鸣声，又是对后母所逐或被父兄弃逐的瘦骨嶙峋的流浪儿的形象描绘。前者寄寓着对流浪儿的同情和对后母的规劝之意。后者用了两个历史典故：一是古代上留田地方有兄弟俩，父母死后，兄长不养育弱弟，邻居为其弟悲歌《上留田》以讽其兄；二是周代大臣尹吉甫听信后妻谗言驱逐其子尹伯奇；表现了对孤儿、弱弟的同情。

此外，还有写鰥夫之叹的朱熹《五禽言》之四：“脱裤脱裤，桑叶阴阴墙下路。回头忽忆舍中妻，去年已逐他人去。旧裤脱了却不辞，新裤知教阿谁做？”有写思妇之怨的张璪《五禽言》之一：“行不得哥哥！君意自不定，妾心靡有他。黄花九折坂，山水险恶多。山险不容幘，水险舟覆波。君心类此妾奈何，行不得哥哥。”有写弃妇之悲的清代郑炎《演禽言》之三：“鸬逐妇，雨滂沱，毕星昨夜月蘸波，桃花浪掷龙女梭。去年南飞伤我雏，今年风雪当奈何！出幽谷，迁高柯。予手拮据，予尾毕逋。窠没水，水没窠。”这几首诗都是旧社会旷夫怨妇心声的流露。

六、感叹旧社会世道艰难，苛政猛于虎，官场多险恶。如元代杨维桢《五禽言》之五：

行不得哥哥，我不行，奈我何！西山有豺虎，西江有风波。风波尚可壺，豺虎尚可罗。努儿关，平地多，行不得哥哥。

揭露了“苛政猛于虎”的黑暗现实。又如元代胡天游《和禽言》之四：

归去乐，蜀道崔嵬天一角。青泥百折费跻攀，滟潏翻空波浪恶。呜呼朝避长蛇夕猛虎，干戈满眼归何所？

“归去乐”是杜鹃鸣声。相传古蜀王杜宇死后，魂魄化为杜鹃。“归去

乐”，诗中作反语用，表面上是描写自然环境的险恶，实际上是诅咒人世道路的艰危。这首诗显然是受李白《横江词》、《蜀道难》的影响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《五禽言》之一《蕲州鬼》：

使君向蕲州，更唱蕲州鬼。我不识使君，宁知使君死？人生作鬼会不免，使君已老知何晚。

“使君”指蕲州刺史王禹偁，他才名卓著，因触犯权贵出任黄州刺史，后徙蕲州，不到一个月病死。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获罪下狱，几遭不测，出狱后贬谪黄州，任团练副使，寓居定惠院。春夏之交，他听到百鸟的鸣声（“蕲州鬼”既是鸟名，又是鸣声），由此联想到蕲州刺史王禹偁之死，感叹相知已晚，寄寓悼人伤己之意，感情沉痛之至！与此相类似，有明代何乔新《十禽言》之二、之三：

不如归去，人生多被功名误。宦成名遂能知足，自昔惟推疏太傅。莱公再相老不归，可怜远谪崖州户。

蕲州鬼，谗论从来多逆耳。有言逆耳奈若何，罢官远窜南荒死。当时谏佞非不多，端笏朝堂相天子。

作者为官清正，因遭人忌恨被贬官。诗中以历史人物宋代宰相寇準远谪崖州、宋代名士王禹偁贬谪黄州死于任所为例，指斥朝廷奸臣当道，迫害忠良，自己应以史为鉴，像汉代疏广那样，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，归隐田园。

还有揭露官场怪现状的，如清代尹继隆《拟禽言六首》之六：

咄咄怪，咄咄怪，纨绔子弟坐官廨。识字惟认屋角金，纡青拖紫肆骄态。刘蕡下第人登科，庸将赐爵李广败。咄咄怪，咄咄

怪。

诗篇以“咄咄怪”鸣声起兴，讽刺一班文化水平低下的纨绔子弟当上高官，既贪财，又骄横；对汉代名将李广“难封”、唐代才士刘蕡“下第”的遭遇表示同情。清代官场怪现状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七、讽刺用公款大吃大喝，批判假冒伪劣产品，警告权钱交易、偷漏税收。当代禽言诗虽很少见，但有的诗篇却很有时代特色，具有反腐倡廉的现实教育意义。如黄良栋《禽言二首》：

提壶芦，人生不醉胡为乎？白兰地，人头马，珍错满案箸堪下，侑觞况有娇“小姐”。杖头有钱何足道，万元差可供一饱。提壶芦，且喜有权挥公帑，今朝不醉明何如！

布谷布谷，农事迫捉。筹资金，求农贷，买来良种化肥农药敢懈怠？良种入土稀发芽，化肥不肥禾不嘉，农药三喷虫倍加。布谷催耕长如此，坑农害农何时止！

前一首讽刺掌权的官僚挥霍公款吃喝，满桌山珍海味、名牌洋酒，还有“三陪女”作陪劝酒。后一首抨击假冒伪劣种子、化肥、农药坑农害农。又如林岫《读报戏作禽言》之三《别墅鸟巢私语》：

妻勿气，听夫语！家主门前车马龙，生意兴隆日正煦。昏晓喧喧虽烦扰，客多权贵品牌齐。君不见美国轿车英国菜，名花都自法兰西。娇儿生日抛三万，买个东洋玩具鸡。

夫勿喜，听妻语！权钱交易岂堪长？试法早迟如败絮。家主偷漏税千万，日照分明日坠西。君不见邻主银铛闻入狱，门前萧瑟小车稀。娇女未能金彩凤，自己先成落汤鸡！

这首诗通过别墅旁鸟巢中雄鸟雌鸟的“夫妻”对话，前半首描述“大款”、企业家生意兴隆，结交权贵，用钱阔绰；后半首警告此辈：权钱交易不会长久，偷税漏税，以身试法，决无好下场。

除此以外，古代禽言诗有的劝人勤劳力作、珍惜光阴；有的批评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；有的催人奋发有为；有的教人慎重交友；有的企盼良吏好官；有的感叹怀才不遇……诸如此类，不必细述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禽言诗题材广泛，它多方面地反映了旧社会下层民众（特别是农民）的生活，同情他们的疾苦，赞美他们的善良品德，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，较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，批判了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，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。它是我国古代诗歌遗产中“民主性的精华”的一部分。当代的禽言诗也不例外。应当指出的是，有极少数禽言诗，如以“提壶芦”鸣声起兴的，其中有的感叹人生短促，不如及时行乐，一醉方休；以寒号虫鸣声“得过且过”起兴的，其中有的劝人安于现状，逆来顺受，得过且过；反映了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，读者当能鉴别。

下面简述禽言诗的写作特色。

一、篇幅短小，句子不多，句式多为杂言。如李邕嗣的《禽言》九首总共一百五十字，钱琦的《禽言》八首共一百三十二字，每首平均仅十六七字。句数每首少的是三四句，一般是六七句，最长的是二十句。句式多为三、五、七言间用，偶而有二、四、六言句，最长的为十三字句。句式整齐的齐言诗比较少见。如郭翼的《五禽言》之一“布谷布谷催布谷”是一首短篇七古。徐河清《禽言》八首都是五言诗。顾璘的《禽言》五首、张映辰的《禽言二首》都是四言诗。国梁的《三禽言》，两首是四言，一首是三言。

二、形象鲜明生动，偶用历史典故。这从前面引用的诗例可以见到。

三、表现手法以“兴”为主，兼用“比”、“赋”。开头一般以禽鸟鸣

声起兴(引起联想),然后或叙述,或描写,或对比,或议论,或抒情,层层递进,揭示主题。前引陆游《禽言》四首中的《堂前捉绩子》就是典型一例。

应当指出,由于禽鸟鸣声因地因时而异,同一种鸟的鸣声有多种不同的会意写法,从而可引发种种不同的联想,表达迥然不同的内容,揭示不同的主题。以布谷鸟鸣声为例,约计有二十种不同表述。清代桐乡人陆以湑《冷庐杂识》卷六载:“黄霁青观察《禽言诗引》,谓江南春夏之交,有鸟绕村飞鸣,其音若‘家家看火’,又若‘割麦插禾’;江以北则曰‘淮上好过’;山左人名之曰‘短募把锄’;常山道中又称之曰‘沙糖麦裹’;实同一鸟也。余按此鸟即布谷,《尔雅》所谓鸲鹆、鵲鹆者是也。《本草·释名》又有‘阿公阿婆’、‘脱却布裤’等音。陈造《布谷吟序》谓人以布谷为‘催耕’,其声曰‘脱了泼裤’。淮农传其言云‘郭嫂打婆’,浙人解云‘一百八个’者,以意测之云云。吾乡蚕事方兴,闻此鸟之声,以为‘扎山看火’。迨蚕事毕,则以为‘家家好过’。盖不待易地,而其音且因时变易矣。”本书所引还不止这一些。

四、语言通俗,风格明快,有的近于口语。如邵定翁《禽言》之一:“明朝早早去插田,东方未明云漫漫。阿婆拊床呼阿三:‘阿三莫学阿五眠。汝起点火烧破铛,麦饭杂菽炮鲞羹,丘嫂拔秧哥去耕。田家何待春禽劝,一年早起一年饭。饭箩空,愁杀依。’琅琅上口,易诵易记。

五、用韵多变化,平仄多兼用,有民歌风味。有一韵到底的,或用平声,或用仄声,多数是平仄韵兼用,有的两三次换韵,甚至有多次换韵的。由于用韵多变,加强了诗歌的音乐美。

禽言诗不是纯粹的格律诗,也不是道地的民歌,它语言通俗,风格明快,句式参差,讲究平仄韵律,兼有格律诗和民歌的某些特点,可以说是古典诗歌中的一种自由体。从禽言诗的创作,可以见到“民歌与古典诗词相结合”的形式。这种艺术形式值得当今诗坛借鉴和研究。

本书选辑上起宋代、下迄当代的一百〇二位诗人的禽言诗四百